



性別主流化宣導



★破繭時代

文：吳淑姿

「查某人不識（不懂），恬恬（安靜）！」是我小時候印象非常深的一句話。

走廊邊、大樹下聚集了一群人，大家七嘴八舌，說得興奮又熱烈，「我聽人說……」「我看到城裏的人是這樣做的……」「應該可以怎樣怎樣……」逐漸有一個女人的聲音浮現出來，吸引大家的聆聽。沒多久，一個男人出聲喝止：「查某人不識，恬恬！」她馬上閉嘴，其他人繼續講，我注意到她並沒有生氣或不服氣的表情，好像被「罵」是應該的——這是我常看到的情形。

家裏請客，大家都很高興，期待有好玩、新鮮的事情到來，「女孩子到廚房幫忙。」我理所當然跟在媽媽旁邊幫忙。

客人來了，大家寒暄問好之後，來客之中的女人也都到廚房來幫忙兼聊天：「阿草生的孫飼甲肥肥勇勇，真好……」「炎輝尪某擱冤家了，這遍出手相打……」「香瓜的蒂頭要大大凸凸的像這個樣子的比較好吃。」邊指邊比較……

我心裏想著的是客廳那一群男人和院子裏的男孩在講什麼？趁著廚房人多，溜到客廳去加入他們的行列。茶沒了，爸爸指著茶壺對我說：「妹妹，妳去倒茶。」我不情不願地提起茶壺，深怕漏了哪個精采的片段。廚房裏媽媽或某個嬤嬤、姑姑用我說不出來的表情對我說：「查甫人講話，妳一個查某囡仔甲人講啥？」我高興的心情整個跌落在地，摔得冷碎，到了今天我還在想那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心情？

原本在笑的人被打了一個耳光？——那是當然的，但不只如此；我做錯了一件事？——到底錯在哪裏？穿得破破爛爛的人走進一群西裝革履、光鮮亮麗的有錢人之中？——也不是很精確；我這個沒得獎的人自己跑上台去和得獎者站在一起，丟臉死了。男人是理所當然的得獎人，只要是女孩就永遠領不到獎，上不了台，不能排在一起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



我讀了書，長大之後才知道，那位很有意見的鄰居媽媽缺少的只是唸書和見識的機會，如果她有唸書的話，人家比較願意聽她說，如果她有出外增加見識的話，可以舉出具體的事實來，但她都沒有，卻可以光憑聽別人說就可以組織、推理出一番有道理的話出來，可見她是很聰明的，急急制止她的丈夫是怕她搶了男人的光采？還是如同我的感覺一樣：妳這個下等人在我們這些高貴人之中胡說什麼？

我結婚之後到別人家做客，飯菜只擺一桌，男人和少數一、兩位年長女性坐上去之後位子就滿了，尤其我們有小孩的女人，照顧小孩吃飯外，自己只能不好意思地說：「抱歉！」從兩個位子的縫隙中伸長筷子到桌上夾一塊，好像要飯似的。主人熱情地招呼：「來啊！來吃啊！可以過來夾啊！」那一桌人吃了幾個小時，沒人提議：「我們先到客廳坐，讓其他人坐上來吃。」還說請我們吃飯，我根本不想吃。



有一次更誇張，我們家比較晚到，我先生坐上桌，女主人還在一道道出菜，我盛了一碗米粉給小孩，鍋裏只剩半碗，其中大部份是菜絲和肉屑。女主人忙完了，到客廳和我們幾個媽媽說話，一副很累、來休息的樣子，男人圍著餐桌聊天、喝酒，她沒有關切我們有沒有吃？（我記得我回答了不知誰的詢問說：「吃飽了。」懶得去當乞丐）好像「請客」等同於「請男人」似的。

等我自己請客時，我不要女人有這種待遇，就在客廳茶几上另外擺上一桌，讓小孩和媽媽們可以坐下來吃飯，所有的菜都分成兩盤，但還是有些菜沒辦法分，像整條的魚、整個蹄膀等。



這樣的缺點是剩菜很多，還有還是女人聚在一起，不知道其他人在講什麼？不能達到親友相聚的目的。後來想到用自助餐的方式。為了在當天我可以加入談話的行列，就事前辛苦一點，前三天開始做泡菜，還有醉雞也要醃三天；再來煮酸梅湯、麥茶等飲料，將幾樣滷味滷好，醃一醃比較入味。前一天將炸的裹麵粉炸好，香菇、魷魚、海蜇皮等洗乾淨泡水。

當天，先熬一大鍋骨頭湯，一邊洗菜，一邊將蒸的放進電鍋和蒸鍋裏蒸，再來炒米粉，炸的再炸一次或用烤箱烤。時間差不多時，將冰箱裏的涼拌菜拿出來分成數盤，再開火快炒兩、三樣菜，就吆喝大家吃飯了，請到廚房探頭的人將東西拿出去。

將主食、湯、飲料、甜點、水果，還有盤碗杯筷放餐桌上，其他菜放在清空的矮櫃上，放幾個塑膠袋，垃圾請丟進，椅子沿牆壁擺，沙發、書房和陽台都可以坐，大家請自助，我脫下圍裙一起加入。

我們都有唸書，到都市來生活，資訊的取得比從前容易多了。請親朋好友來家中，除了吃飯之外，就是感情和訊息的交流，那是每個人很貼切的生活經驗十分寶貴，如果還是女人聚在一起，免不了偏向妳這件衣服哪裏買的？……，不是說那些話題不重要，而是不要光談這些，可以聽聽其他人的工作和生活中碰到了哪些事情？怎麼處理？女人也可以提出女性觀點，讓男人聽聽女性議題，有人膽敢說女人不懂、這事不重要的話，其他人會起而幫腔，這樣才能互相了解、意見交流。

餐桌旁邊不擺椅子，男人就不能霸佔餐桌，大家都自由走動找位子坐，加入有興趣的群體。我這個主人不當廚娘隨侍在側，不再怨嘆我只能在廚房忙，沒空講話。我這麼做，表現了自己煮最大的誠意，也滿足了大家希望在家裏聚會比較溫馨、自在的期望，讓每一個人，不論老、少、男、女都有機會接觸到其他人，接收到不同的訊息，引發各式各樣的討論。



【評審講評 / 陳怡君】



蒸煮炒炸的廚房，往往是女人展現廚藝的地盤、同時也是限制女人不得出廳堂參與飯局社交的牢籠。本篇作者從宴客時女主人在廚房忙得不可開交、男人坐在飯桌饗宴的日常情景描寫，再寫到自己成為女主人後，以自創的家庭自助餐形式，擺脫「男人吃飯聊天、女人廚房忙翻天」的處境，娓娓道來不嫌囉唆一步一步說明自己如何「從三天前做泡菜、醃醉雞、煮飲料、弄魯味……」當天又是如何熬湯、蒸煮炒炸、涼拌小菜，又是怎樣地排桌椅，就是要做到賓主盡歡、女主人走出廚房，興致昂然地與客人聊天。

作者認真的樣子躍然紙上，好像是鄰居媽媽親切又自信的分享自己的人生經驗，教導給許許多多的妹妹女兒們。

這篇得獎文章有意思的地方在於，指出父權文化對女性角色的限制之餘，以切身經驗，提出可行的脫困策略，用一種非理論化的方式，務實地在生活中實踐性別平等的理想。

